

# 书,世界的每一面

郑凌红

本杂志看到底。

毕竟,那时小啊,玩性十足。但,阅读却悄悄埋下了种子。

一路走来,随心翻书便成了一直伴随的习惯。我喜欢这种阅读方式,看似随意,却很自然,发自内心。因为空间不受限,所以把阅读的时间最大化了。

在厨房里,顺手拿一本关于饮食的书,如《人间有味是清欢》,如《随园食单》,如《觅食记》,环境和心境都很贴近,有饮食男女的现场淋漓,且人间烟火就在身边。

在客厅里,小书架堆满了书,不同的心情状态下,可以找不同的书看。随手一翻,心便安静了不少,浮躁之气亦慢慢挥发。

心情好时,小说必不可少,里面的爱恨情仇、江湖道义携带着阳刚之气呼啸而来。青城派、峨眉派、华山派,与心中所往,现实已往心投意合。心情不好时,哲学类的,史书类的更易入眼。这些书,可以在床头,也在阳台上,甚至在洗手间。只有我,才能找到它们的位置。是否被移动,是否被嫌弃,都心知肚明。

在平静如水的日日夜夜里,我像个小学生做作业一样,坐在台灯下。小长桌上,竖放着一排排的书。如一位位老朋友,不用联系,有求必应,心灵相通,每每相遇,都有新感觉。

## 艺境



阅读时光      ©视觉中国

## 展处留痕

# 与旧时光握个手

李爱英

风景。

“无所不能”是菱湖丝厂那时的写照,有自己的学校、医院、图书室、文体中心和招待所。食堂的屋檐下挂着写有“膳苑”两字的匾额,颇有故宫御膳房的样子,夏天供应多样汤和棒冰,秋天供应百果月饼,只要是湖州人叫得懂的江南茶食,都是食堂师傅手指间的拿手好戏。

生活在小镇周边的人,谁家都会有几个亲戚是在菱湖丝厂上班的,于是丝厂多样汤和月饼就这样成了全镇人民的美食福利。有乡下来镇上走亲戚的小孩儿,会牵着大人的衣角在问:“阿婆家快到了吗?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吃到丝厂月饼了?”

能进菱湖丝厂当工人是50后和60后那一代人无上的荣耀。很多大中专毕业生放弃了进派出所当民警、去税务所当干部的机会,争着要进丝厂做工人。由于工种所需,厂里80%都是女工,一个个青春飞扬的姑娘就是厂区里一只只舞动的彩蝶。

邻居家的美芳婶婶19岁进厂,把一生中最好的20个年头献给了丝厂。那时她是厂里最灵巧的缂丝工之一,技术好,手脚快,每天双手像弹钢琴一样把握着丝线的粗细均匀,在厂里生活的日子也像是钢琴键上流出的跳跃音符,满是欢快。

如今,离最后一台缂丝机关停已有7个年头,美芳婶婶离开丝厂也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,但她对丝厂所有的记忆都是暖色调的。

她说,从懵懵懂懂的少女时就进厂住集体宿舍,在大礼堂里看电影,有培训学习,有参观交流,积极申请入党,分到属于自己的单人宿舍,结婚生子,孩子在厂上幼儿园,日常发的福利涵盖了生活所需,有一次甚至还发了金戒指。很多在丝厂工作数十年的职工,后来都分到了新墩小区二室一厅的新住房。

岁月海浪的无情拍打。目光再远一些,我期待日后老之将至,对一本书的眷恋依然会如初恋,它让我尽可能地想起不该忘记的事,让自己更像自己,更能对光阴有某种“知足知不足”的穿透力。

就像写文章不能逢年过节写一篇,不能儿娶女嫁写一篇一样,阅读难在日常,难在天天相伴,如同恋人之间不能有太多的时空距离,而懂得便是最好的告白。

你安然落座,你泡上一杯茶,你把自己的一颗心交给一个陌生的世界,你沉浸其中,你感受最熟悉的陌生人带给你的感动,让自己的心灵一次次打着激灵,对书中的表达牵肠挂肚,才下眉头,又上心头。

你看着别人写出来的文字,常常觉得它们就是你肚子里的蛔虫,把你想说的不敢说的未曾说出口的都说了出来,你觉得很快乐,你觉得那是没有开口说话的近在眼前的知音。

悠悠万事,阅读为大。阅读是于胸中丘壑处漫步,也是在尘世中留住自己。那些文字里有寒意,有秋意,还有微微醉意,更有恍然入梦的春意。

你在他人的故事中想起自己的人生故事,并试着满怀激情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故事,写下来,流淌出去。

那样的世界,是刹那,也是永恒。

## 心香一瓣

## 燕归时节

杨旭光

檐角的古风铃还在风里轻晃,去年的燕子便衔着春泥回来了。它们掠过青瓦时翅膀带起的簌簌声,像极了老丈人当年咳嗽前的那声轻咳,总在某个不经意的清晨,突然撞进人的心里。

那时新燕初来,正绕着雕花木柱盘旋,他的手指顺着飞掠的银剪划出弧线:“你看它们筑巢,总爱挑有旧泥的地方,衔来新草混着口水粘上去,比人还念旧呢。”他说话时,阳光正透过桂花树在石桌上碎成光斑,映得他鬓角的白发像落了层雪。年年来往的燕子像亲人一样,俨然已经成为老丈人晚年的一种陪伴和心灵的慰藉。

老丈人爱侍弄花草,更爱看燕子。他常说燕子是家里的客,比人还懂得时令。清明前必定归来,霜降后准时南去,连窝里的雏鸟学飞,都像算好了日子。有年夏天暴雨倾盆,他披着蓑衣守在廊下,看雏燕在巢里惊慌地唧唧,便搬来梯子用竹匾给窝搭了个临时的顶。雨水顺着他的袖口灌进布鞋,他却浑然不觉,还笑着说:“它们记仇呢,去年我不小心碰了巢,整个秋天都不理我呢。”

去年深秋燕子南迁时,他的病已经很重了。那天他靠在藤椅上,望着空荡荡的屋檐说:“候鸟比人活得明白,知道该走的时候不拖泥带水。”我扶着他的手,触到掌纹里结着的薄茧,那是年轻时握钢枪、中年握仪表、老年握拐杖磨出的痕迹。他忽然指着天际的燕群:“你看它们排成‘人’字,飞着飞着就散了,可到了春天,又会在老地方凑成新的队伍。”

如今燕子真的回来了,在老地方筑起新巢。我站在亭子里看它们穿梭,忽然发现新巢的边角还粘着几缕枯黄的草茎,或许正是去年旧巢里的残片。阳光穿过天井,在石桌上投下同样细碎的光斑,只是石凳上再没有那个戴着老花镜读报的身影。风过时,铜铃叮咚作响,恍惚间听见他说“给燕子留条过道”的声音,惊得燕子扑棱棱飞出巢去,檐角的影子便碎在满地摇晃的光阴里。

燕子的呢喃在亭台间流转,像一首没有尽头的旧歌。它们啄来新泥,却带着旧年的气息;它们筑起新巢,却守着不变的檐角。就像老丈人留下的那些痕迹——阳台上晒了一半的桂花茶,衣柜里永远整齐的工作制服,还有每年春天准时出现在檐下的燕巢,都在时光里成了不会褪色的注脚。

暮春的雨说来就来,我在廊下看着燕子们冒雨衔泥,忽然懂得有些离别从来不是消失,而是化作了更长久的陪伴。就像此刻落在肩头的燕羽,就像记忆里永不散场的燕归时节,老丈人早已把自己酿成了春风里的一声轻笑,藏在每片新绿的舒展中,躲在每只归燕的振翅里,只要你愿意倾听,便能听见他在岁月深处,轻轻说:“你看,它们回来了。”

## 有争议之鸟

钱国丹

我说的有争议之鸟是乌鸦。

中国人不喜欢乌鸦。究其原因,不外乎以下三点。其一,叫声难听。一开口,哇!好大的嗓门,那么刺耳,那么粗暴。乌鸦若有自知之明,应该把嗓门收敛点儿,叫声轻柔点儿。其二,长相丑陋。漂亮如孔雀、雉鸡、金丝鸟和红嘴绿鹦哥等,它们的毛羽斑斓绚丽;朴素如画眉、燕子、白鹭、丹顶鹤们,多少也给自己弄出点花样或亮色来,哪像乌鸦,浑身上下密不透风地黑,像刚从污水沟里捞出来一样。其三,就是声名狼藉了。乌鸦是鸟中强盗,自恃个大力壮,抢别鸟的蛋,吃别鸟的雏,强占别鸟的巢,横行霸道,无恶不作。

童年的我也忌讳乌鸦,我把它们的叫声翻译成“倒霉啊!出事啦!”因而毛骨悚然。我也曾跟邻居们一样,看见乌鸦就扔石子,捅竿子,必得把它们打跑而后快。

如今,我为我对乌鸦曾经的不公正而愧疚。不错,乌鸦的声音和羽色固然丑陋,但那是造物主不公,“爱美之心,鸟皆有之”,乌鸦无力改变自己的形象。再说这“丑陋”是我们人类的审美,对鸟儿未必适用。

乌鸦的智商,更是让我惊讶不已。它们的组织性纪律性很强,工作效率非常高。它们热爱集体生活,成群结队地营造它们的乌鸦部落。我老家的东郊有一个颇大的荒墩子,上面杂树成林,许多乌鸦选择在这里安居乐业。春夏树叶茂密,鸦巢隐藏其中不可胜数,秋冬黄叶凋零,每棵光秃秃的树干,都高高举着几个灰乎乎的鸦巢,它们洋洋洒洒,错落有致,蔚为壮观。

乌鸦的生存能力非常强,不管是风雪交加的西伯利亚,还是热浪蒸腾的赤道地区,抑或是狂风恶浪中的孤岛峭壁,都有它们活跃的痕迹。乌鸦骁勇异常,那坚硬的大喙,有力的爪子,固然伤害过其他鸟类,但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指责物种竞争的胜利者?

乌鸦从不挑食,草籽、果实、昆虫、鱼虾、小蛇、小鳄,甚至是动物腐尸,它们都可以照单全收。就是狮狼虎豹们猎了食,乌鸦也敢去分一杯羹。愤怒于乌鸦的“太岁头上动土”,猛兽们会恶狠狠地向它们扑去,说时迟,那时快!乌鸦立即腾空而起让你永远也抓不着;当猛兽们低头享用时,乌鸦又涎着脸落下去,毫不客气地分啖起鲜美的肉食。

“深挖洞,广积粮”,乌鸦把这个政策执行得淋漓尽致。乌鸦到底有多少“粮仓”?恐怕谁也弄不明白。悬崖上的间隙,绝壁上的裂缝,鸟类废弃的旧巢,还有田鼠们的洞穴,都可以变作乌鸦的“仓库”,装进各类植物的果实、龟蛇的卵和风干的鱼虾。

人们常把鸳鸯说成爱情鸟,其实不然。真正忠于爱情的,却是其貌不扬的乌鸦。虽然没有山盟海誓,也没有一纸婚书制约,但它们一旦“结婚”,就能终生厮守。乌鸦夫妇俩一起打猎,一起营巢,双宿双飞,形影不离。“夫妻本是同林鸟,患难到来各自飞”一点也不适用于它们。雌鸟孵卵时足不出户,雄鸟就衔来食物精心伺候,不知道天下的丈夫们能否这样伺候自己坐月子的太太呢?

有一年冬天,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俄罗斯访问。一天,我们发现克里姆林宫广场的雪地里,有一群蓝灰色的鸟儿在安详地啄食。有人说“广场乌鸦”,导游小姐纠正道:“这是乌鸦!”我们都以为导游小姐翻译错了,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,乌鸦怎么是灰蓝色的呢?正想找一个懂汉语的人重申一下,其中一只“鸽子”毫无顾忌地“哇”的一声。天哪,“天下乌鸦一个调”!就凭这放肆的声音,乌鸦的身份就铁定无疑了。

## 春满园

竺 泉

天上月牙挂云间  
云舒云卷风拂面  
故道边  海角前  
一壶老酒醉心田  
心相融  情相牵  
一轮明月催无眠  
我借月光问夜阑  
春色悄然满庭园

故道边  海角前  
心相融  情相牵  
我借月光问夜阑  
夜阑  夜阑  
春色悄然满庭园

## 谷雨辞

崔子川

春天总会以一场雨,缓缓掩上门扉  
这并不是一件悲伤的事情

你看,褪去脂粉的花朵们,何其清丽  
原野上被雨润洗过喉咙  
布谷鸟群的叫声,如催征的鼓点

此刻我站在33层高楼  
遥望雨帘外的故乡——

穿雨靴的农人,抹去汗滴  
踩在蜿蜒的田垄上挑担施肥  
大地的产房里,那些玉米、茄子伸展枝叶  
争相孕育饱满的颂词

黄花鸡领着一群小鸡  
小心避开荆棘,练习捕食  
放学的孩童中,有无数个我  
逆着风和微雨,让纸鸢  
一次次,将心愿飞过南坡

其实,无论城乡,劳作的气息  
都在空气中一圈圈弥散  
万条雨丝斜斜地,如母亲的针线  
正把江南的绿色,又缝深了几许

## 稻草人

周 丹

秧田铺开满眼满眼的绿格子,  
水光里站着去年扎的稻草人——  
目前以微小的25°的角倾斜着。

它的旧衬衫鼓了又瘪,  
像在练习一种笨拙的呼吸。  
风一来,黄鹂就搬走几粒阳光。

父亲蹲在门槛吸早烟,  
惊醒了梁间新泥的燕窝——  
三张嫩黄的嘴,  
突然张开,吸住整个春天。